

## 石龜

任林學



鄉愁的胎記

三十年之後，阿姨一如從前，像養活物一樣，精心養護着那個小石龜。

當她換掉魚缸裏的水，將小石龜身上的水垢輕輕擦去，然後再輕輕放入，我目睹了她小心操作的全過程。我心中很是疑惑，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意念或情感支配着她，讓她將一件誰都看不到任何意義的事情一做就是三十年？

「阿彌陀佛！」正在我心裏這樣想時，阿姨突然口念佛號，驚我不輕。如今，她已經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啦！

阿姨与小石龜結緣，是三十年前的一個偶然機會。那天，她去村後小河溝裏洗衣，路過河邊的亂石灘，感覺腳下似乎有什麼東西微微一動，無意間低頭，就發現了它。

小石龜石質粗劣、雕工簡單，直直的線條只大致勾勒出龜的輪廓，一看就能辨識出其手法的生硬，但阿姨卻將石龜視為吉祥的神物，小心收好，回家洗淨放在水缸之中，「養」了起來。

那些年，阿姨的家境艱苦，生活動盪，做過各種各樣改變人生處境的努力，一忽兒鄉鎮，一忽兒城市，不斷尋求新的生活出路，結果均以「未果」而告終。但不論阿姨走到哪裏，她都會把小石龜帶在身邊，只要自己稍可立足，就要給小石龜尋一個容身之地。寬敞時，許之以缸；逼仄時，裝在盆裏；最為艱

難時，也要找一個碗來，保證石龜不離水的滋潤。

阿姨少小輟學，不懂生物學，不知道龜不在水裏也可以活得很好，但她不管，執意要讓小石龜分分秒秒都「呆」在水中，她要把自己認定的關愛全部給那隻幸運的小石龜。然而，許多年來她自己卻一直處於不幸的邊緣，養雞雞死，養牛牛瘟，養菇菇爛，曾有人私下裏議論，是不是那來路不明小石龜給她帶來了厄運。

對於人們風一樣時隱時現難以捕捉的流言，阿姨其實也是知道的，但她就是佯裝不知。對小石龜不但不棄不離，反而加倍呵護。夜半醒來，也要常常繞道去看一眼小石龜在與不在，彷彿她稍一懈怠，小石龜就會在一場蓄謀已久的陰謀裏灰飛煙滅。家人、鄰里都不能理解，這些年，她對自己的兒女也不會如此上心，為何竟癡迷於一塊石頭？

後來，因為子女先後進城就業，阿姨便也隨之移居省府。生活的升級換代，幾乎將一切舊物都淘汰得一乾二淨，但那隻小石龜卻如她的影子或心一樣伴隨着她。如今，小石龜仍然生活在乾淨的漂亮魚缸。阿姨的智商不容懷疑，她從來也沒開過電泵給石龜打氧，但每天要對着石龜念一段經文。

小石龜能聽得懂嗎？對阿姨的舉動幾乎人見人笑。那天我去做客，臨別，就在一回首的瞬間，目光正好撞上了伏於水底的石龜，我彷彿真的看見它動了一下。



燈下集

好的書，值得一讀再讀，像時刻保持新鮮度的朋友，每次重逢，都能使你汲取到新的養分。木心的講稿《文學回憶錄》

，便是這樣的朋友。

讀這本書時，心情五味雜陳，又震動、又驚喜、又絕望。木心像一道光，照得我無所遁形。他彷彿活了數千載，歷經每個朝代，從東方到西方，在無數文豪家裏進出自如。讀完後，我覺得自己根本就是個文盲，如少年窗中窺月，高高仰望。再次讀，再次震動。木心曾說，如果一本書能三次震動他，他就會愛作者一輩子。我想，用不着三次，兩次就夠了，木心因此值得我愛他一輩子。

從第一講我就開始震動了。聽他聊起希臘羅馬神話，那般洋洋灑灑，如指諸掌，好像他就是諸神中的其中一員。而我，卻連戰神火神酒神灶神的名字還量暈乎乎搞不清楚，一不小心就張冠李戴，羞愧難當，只好笨鳥先飛，在筆記本上畫神譜。

後來，我看到他說自己讀過一百多遍《新約》；看過五六十遍莎劇；《唐詩三百首》裏最喜歡的一百首，每首讀過一百遍也不止……我的的確確被驚到了。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木心對世界文學史信手拈來，倒背如流，這一讀再讀花下去的功夫絕非凡人可以比擬。一片感嘆。

讀《文學回憶錄》時，很難不被木心打

動。正如梁文道所說，木心風格印記太過強烈。用字、比喻彷彿都申請了專利，別人冒充不得。「要用個性統攝自己的作品」，「每一行都要表現自己的性格」，這就是木心終生追求的目標。那麼，他是怎麼做的呢？他說自己探索了四十多年，寫了近千萬字。發高烧四十度時寫，在監獄裏拿張小紙片寫，放棄待遇不錯的高中教師位置，僱人挑了書到莫干山上孤獨地寫。自己耕耘，自己收穫，自己培養自己，然後才慢慢建立了自己。無可替代的個性背後是無窮無盡的練習。一片感嘆。

我喜歡木心，還因為他俏皮，解衣磅礴。他不正襟危坐。他說藝術家，要有受影響的必要。「我呢，像個乞丐的碗，什麼都要。盛來的東西，吃光，再去討。文學的大戶人家，我都去討過。」又坦言自己的有些作品受《楚辭》影響，「若人點破，乃撞到癢處。我愛被人拆穿西洋鏡，拆穿了，西洋鏡才有意思，不拆穿，沒意思。」換作別人，被人點破也許臉面掛不住，免不了大撕一場，到木心這裏，畫風一轉，雲淡風輕，拆西洋鏡。俏皮，實乃生活的大智慧，化沉重為輕盈。所以，歷經坎坷的木心才能屹立不倒，智者無敵，像風一樣飛啊飛。一片感嘆。

我很想和木心做知心朋友。他幽默、樂觀、興奮、好奇、執著，這些恰恰都是我所欣賞的人生態度。而且，湊巧，我還和他一樣同為顏值黨。他說他愛嵇康，有個原因是因為嵇康長得漂亮，如果其貌不揚，則木老



▲木心的講稿《文學回憶錄》

資料圖片

頭也不會買帳。他還喜歡拜倫，說先聽到他的是貴族、詩人、美男子、英雄，就受不了了。再看畫像，更崇拜。看到這些片段我兀自開心了老半天。心想，對啊，木心，我崇拜你，因為你博學，因為你還長得帥。用木心自己的話來說，就是碰到這種「所見略同」，很快樂。愛的理由其實很簡單。

這些年來，我與很多書一面之緣後便擦身而過，再也不見。但木心的《文學回憶錄》，像暗戀的朋友，時不時想回訪。它不僅激起我對木心的熱愛，也激發了我對世界文學的興趣。引用下木心的話：「我在中途島，遇到了白髮蒼蒼的伊卡洛斯。」木心，就是我的伊卡洛斯。

# 是否宣布朝韓結束戰爭狀態，誰不在乎？

郭一鳴



維港看雲

特金會真的要上演了，確定下周二上午在新加坡舉行，包括筆者在內的花生友，心情比期待看世界杯決賽還要興奮。近大半年來，朝鮮半島局勢變化之快，起伏之大，令人目不暇給，今天寫稿明天見報隨時已經不是那回事，但願這次不再變卦。特金二人隔空打口水仗，最大得益是世界各國媒體，每天不愁沒有新聞。特金會在新加坡舉行，最大贏家當然是東道主。有說特朗普要求新加坡為金正恩一行的開支埋單，僅金正恩入住的總統套房，每晚盛惠六千美元，折合近五萬港元，加上為會議提供的超級安保等，這筆費用不菲，不過，計及蜂擁而來的全球記者在峰會期間的燈油火蠟吃喝拉撒的開銷，新加坡除笨有精，還未計贏面子的價值呢。

關於這次特金會，除了要見、不見、又見的變幻之外，開會地點也充滿變數，最初傳出瑞士，因為政治中立，更因為金正恩曾經在該國留學，也有傳在蒙古，後來幾乎確定在板門店，因為當年簽署朝鮮停戰協定的地點就在板門店，這次要宣布朝韓結束戰爭狀態，選擇板門店是順理成章。不過，無論金正恩還是特朗普都不在乎是否順理成章，峰會地點最後敲定新加坡。

汪辜會談是新加坡，習馬會是新加坡，這次特金會又是新加坡，單憑這一點，作為競爭對手的香港就無法與新加坡相比。新加坡蕞爾小國，在全球地緣政治版圖上也非次要角，但李光耀充分利用其地處南海要衝、扼守馬六甲海峽的地利，以及華人國家的人和，推行政治親美經濟友中的外交策略，與韓國、朝鮮都有外交關係，可謂左右逢源。李顯龍繼承乃父的政治遺產，雖然有一段時間在南海問題上的取態一邊倒令中國不太高興，但畢竟沒有去得



▲特金會一波三折，確定下周二上午在新加坡舉行  
資料圖片

盡走得太遠。環顧世界各國，一個區區五百萬人的小國，能夠在大國博弈的國際新格局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，新加坡由李光耀開創和奠定的小國大外交戰略的確有過人之處。前幾天在一年一度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上，印度總理莫迪呼應美軍關於「印太司令部」新名字，大談「印太國家」民主核心價值，李顯龍卻在忙於為新加坡再一次成為世界焦點做準備。

不過，特金會如期舉行，不等於一定會有具體成果。韓國媒體引述華府和新加坡高層人士消息，指特金會當天，韓國總統文在寅將加入，美韓朝三方將共同宣布朝韓戰爭狀態結束。消息傳出，北京的《環球時報》立即發出警告：「沒有中國的半島終戰宣言，無效！」一九五三年朝、韓、美（代表聯合國軍）和中國四方共同簽署朝鮮停戰協議，如果要宣布結束朝鮮戰爭，卻沒有中國的事，開什麼國際玩笑？問題是，宣布朝韓戰爭狀態結束是否特金會應有的議題？從金正恩的角度，棄核是為換取美國撤銷制裁，甚至能協助朝鮮發展經濟，前提是美國保證不威脅平壤

政權。如果不宣布結束戰爭狀態，美韓聯合軍演仍有理由舉行，朝鮮就沒有安全感。換言之，金正恩既然同意棄核也希望宣布終戰。文在寅當然也希望終戰。朝韓戰爭狀態一天沒有宣布結束，韓國就一天處於核威脅和戰爭陰影之下，遑論實現民族統一。而朝鮮棄核朝韓戰爭狀態結束，也符合中國的利益。至於特朗普，他出席美朝峰會只有一個目的，就是要金正恩宣布棄核，其他都不重要，如果宣布朝韓戰爭狀態結束意味必須停止美韓軍演、撤走薩德反導系統甚至美軍必須撤出韓國，特朗普是否願意，是一個疑問。

韓媒的報道說明一點，文在寅是很想去新加坡，畢竟美朝峰會談的是朝鮮半島的事情，韓國作為當事國卻被拒之門外，情何以堪？韓媒稱新加坡當局已準備好接待文在寅加入特金會，或多或少反映出青瓦台迫不急待又有點焦慮的心態。反而北京的角色瀟灑得多，特金會推動朝鮮棄核，中國樂見其成，但倘若要宣布朝韓戰爭狀態結束，沒有中國在場和點頭，美韓朝說了也不能算。

## 財務自由後你會做什麼

梅莉



如是我見

幾日前到附近的一個高檔小區，赴一場露天森林音樂會之約。

這裏雲集全球各地的著名樂隊及音樂家的精彩演出，有經典歌劇、頂級交響樂團演奏，每次聽得都很嗨。我是從網上搶的票，露天森林音樂會所有門票都是免費的，但絕不比花錢買票在音樂廳的演出水準差。音樂會已成功辦了多年，分別在每年春、夏、秋季舉行，每季有三場演出。對於熱愛音樂的人來說，真是精神饕餮大餐。

出資舉辦音樂會的人，正是這個小區的開發商R總，他開發的房產已在內地多座城市揚名，房子品質是走高端大氣路線，因此R總自然很富有。他自己也居住在這一小區，是個古典音樂的發燒友。於是，成功躋身地產界達人之後，他開始為周圍的居民謀福利，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。在小區的空曠之處，搭建了一個華麗大氣的舞台，花錢請來世界頂級的樂隊與藝術家，帶給大家一場又一場的視聽盛宴。聽眾很感謝他，對於一名在商言商的企業家來說，他願意出資把高雅音樂請到家門口，提高市民的音樂素養，這並非每個財務自由的成功生意人都能做到的。曾有人甚至從很遠的地方開車八小時，專門為聽一場露天森林音樂會，可謂聲名遠揚。音樂會，使R總既愉悅了他人，也為其地產品牌打了一次絕妙的廣告。

有時候在路上會遇到R總在晨跑，雖然他不認識我，我仍覺得他親切可敬。一名熱愛古典音樂的老闆，把自己所愛之事積極推廣，他一定覺得很幸福，

使音樂會聽眾受益。我曾親睹平日四平穩重、內向文靜的女同事，在聽到喜歡的歌劇《卡門》片段時，激動地揮舞雙手，跟着哼唱，彷彿換了一個人。回家路上還不停對我說，這真是個美妙的夜晚。我樂見這樣一個新奇的她。露天音樂會的好處是不那麼嚴肅，沒有太多禮儀束縛，可以揮手互動，可以一起哼唱，正如上海音樂學院田藝苗教授所寫的《穿T恤聽古典音樂》那般自在輕鬆。當然，有人會說R總之所以大手筆地把高雅音樂引進社區，是因為他財務自由了，有錢隨便花。看過一則新聞，說在一線城市財務自由的門檻是二點九億元。這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是個遙不可及的夢，但仍有一些幸運兒讓夢想照進了現實。我認識一個老闆，他是開連鎖超市的，早已實現財務自由。他成功隱退江湖，跑到鄉下買了塊地，建了宮殿般的別墅，種花種草種自由。他把所有錢存在銀行理財，光吃利息這輩子也吃不完，但他對自己母親極其小氣，還與別的兄弟計較贍養費的多少，真是匪夷所思。

有人說，看到R總如此燒錢推廣古典音樂就可以想像，他們的企業文化與員工福利有多好了。的確，一線城市富人很多，格局卻大不同。如果每個先富起來的人，財務自由後，願意把他的財富拿出一部分出來做有意義的事，從而來改變世界，相信他也會從中收穫更多。

孟子說，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濟天下」，窮人只能做更好的自己，而財富自由了的富人，卻有很多種回報社會的方式，可以改變這個世界，哪怕只是一點點。一個人在付出的同時，其實也是成全自己。

## 女人如花花似夢

沈言



HK 人與事

無意間驚聞林燕妮病逝，才開始真正關注她。

文青時代，對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才女，從李碧華奇情畸戀的光影世界，到梁鳳儀波譎雲詭的商業帝國，筆者可謂毫無免疫力。對於亦舒筆端流露的女性意識與現實主義，更是如醉如痴，奉為圭臬。然而，老實講，對於當年各領風騷的才女林燕妮和白韻琴，筆者卻是孤陋寡聞得很，最初的認知，竟是源自二〇〇四年一場因黃霑辭世而起的八卦罵戰。

在廣為流傳的《一見楊過誤終身》中，林燕妮寫道：「遇上一個很有魅力、令自己魂牽夢縈的人，是畢生的安慰，然而，得不到他，卻是畢生的遺憾，除卻巫山不是雲，沒有人比他更好，可是，他卻永遠不能屬於自己，那唯有擁着他的記憶過一生了！」

，從郎情妾意、你儂我儂，到同床異夢、反目成仇，最終愛恨隨風、恩怨成空。對此，林燕妮曾經直言「不甘心和不忍」。直至黃霑病逝，她在悼文中坦言：「我跟霑叔之間，得失兩心知，不存原諒不原諒，寬恕不寬恕，有恨還是無恨，我們的關係是超越了那些字眼的。」才子佳人同因肺癆離世，冥冥中是否自有天意？而今，天堂重逢，想必



▲作家林燕妮日前逝世  
資料圖片

會一笑泯恩仇吧。

卿本佳人。林燕妮無疑是天之驕女，書香門第出身，自幼家境優渥，美國名校本科畢業，香港大學雙料碩士加持，除了白富美，還有着令人艷羨的才華。她不只是才子黃霑的一生至愛，還是本港第一代天氣女郎、跨世代專欄作家，一度縱橫電台與電視台，叱咤廣告界，弄潮社交圈，堪稱文化界和娛樂圈的風雲人物。

在香港頂級才子的心目中，她更是不容忽視的文學存在。在《香港女作家風采》一書中，作家沈西城曾經憶述一段舊聞：倪匡一次與金庸開談香港散文，金庸說：「林燕妮是我見過的女作家中寫散文寫得最好的一個！」倪匡搖頭說：「錯了！」金庸一愕

，問：「錯了？」倪匡說：「你的話要省掉一個字。」金庸追問：「哪一個字？」倪匡說：「女字！」

林燕妮的處女作，刊登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《明報》副刊，題為《懶洋洋的下午》。文中，她自問自答：「我到底愛什麼？也許到我死的那一天我也答不出來。我想我最大的願望是保持一個自由的靈魂。我的內身可以被別人擁有，我的雙肩可以被很多責任壓着，但是靈魂，它是我唯一的財產，我不會讓任何人把它鎖起來。」

的確，窮其一生，她卻光環與迷霧，最令人動容的，卻是自由的靈魂。愛就愛得熾烈，恨就恨得淒烈，愛恨分明，從不矯情；欣賞便不吝溢美之詞，鄙視便不隱藏厭惡

之意，率性任情，毫不造作。在亞視經典脫口秀節目《今夜不設防》中，她輕露香肩，閒挽雲鬢，美目顧盼，巧笑倩兮，風采決不在當紅女星之下。面對三大名嘴主持，香江四大才子之中的三位——倪匡、蔡瀾和黃霑，她不卑不亢，雲淡風輕地講述與黃霑的情緣，甚至不諱言前塵往事的戀愛史，從主動獻吻到溫柔一刀……

從青春少女到美人遲暮，從恣意張揚到深居簡出，歷經跌宕起伏，遍嘗愛恨情仇，無論是高潮的前半生，還是低潮的後半生，林燕妮從未放棄自由的靈魂。得意時，她可以用一刻鐘隨意購置一處房產；失意時，她能夠用一分鐘從容面對一張冷臉。她直面世態炎涼，甚至表示要多謝冷遇她的客戶，笑言「以後我寫書，會多些人物性格」。訴諸文字，無疑是自由靈魂的洗禮。寫作於她，不僅是一種營生，更是一種遺囑。憑筆寄意，留住永恒。因此，她一直筆耕不輟，即使飽受病痛折磨，依然樂此不疲，直至生命的盡頭。